



华章经管

有些东西可能更便宜  
而有些东西即使免费 也比你想象得更贵  
**经济如何操纵了我们的生活？**

# 经济学的



## 陷 THE VALUE OF NOTHING

(英) 拉吉·帕特尔 (Raj Patel) 著  
阎佳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英) 拉吉·帕特尔 (Raj Patel) 著  
阎佳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Raj Patel. The Value of Nothing: 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Copyright © Raj Patel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Machin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Curtis Brown Group Ltd. 通过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0-11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的缺陷/(英)帕特尔(Patel, R.)著;闫佳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5

书名原文: The Value of Nothing: 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ISBN 978-7-111-30674-0

I. 经… II. ①帕… ②闫… III. 经济学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5114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佟欣书 白春玲 版式设计:刘永青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242mm·13印张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30674-0

定价:29.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88379210; 88361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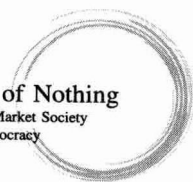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 目 录

The Value of Nothing  
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 第一部分

|             |    |
|-------------|----|
| 1. 缺陷       | 2  |
| 东西的故事的故事    | 14 |
| 安东盲目症       | 19 |
| 2. 成为经济人    | 23 |
| 穆勒的妖怪       | 23 |
| 让经济人幸福      | 31 |
| 3. 企业       | 37 |
| 免费午餐的背后     | 45 |
| 免费新形式       | 48 |
| 4. 钻石与水     | 53 |
| 金融资本的隐秘生活   | 60 |
| 5. 反经济人     | 65 |
| 公共品变质了      | 68 |
| 经济势力和政府     | 70 |
| 反向运动的根源     | 74 |
| 人造人存在的问题    | 75 |
| 6. 我们都享有公用权 | 79 |
| 隔离公地        | 85 |



第二部分

|                 |     |
|-----------------|-----|
| 7. 反向运动和拥有权利的权利 | 96  |
| 论“政治意愿”         | 102 |
| 拥有权利的权利         | 106 |
| 美国的“种族隔离”       | 109 |
| 8. 城市民主         | 116 |
| 城市的生存政治学        | 125 |
| 机会成本与城市塑造       | 126 |
| 参与式预算           | 129 |
| 9. 回到粮食主权       | 137 |
| 拥有空气            | 137 |
| 可食用的革命          | 142 |
| 废黜经济人           | 145 |
| 10. 安东盲目症       | 150 |
| 让民主发挥作用         | 151 |
| 克服安东盲目症         | 161 |
| 注释              | 168 |

# Part 1

## 第一部分

如今这世道，人们知道样样东西的价码，  
却不知其价值。

——奥斯卡·王尔德

《道连·葛雷的画像》，1891 年



# 1. 缺陷

万物有四界，  
今朝逢临我。  
四界怀极乐，  
三界甜入梦。  
人皆通二界，  
生生若不息。  
上神如有知，  
赐永绝一界——  
愿牛顿安息。

——威廉·布莱克，《信中诗》<sup>①</sup>

经济上的一泻千里表明，全球最聪明的一些数学脑袋瓜子，靠着部分资本大鳄的支持，不光没能为持久繁荣造出高速引擎，反倒弄出了一辆空手套白狼的杂耍车，注定要跌得鼻青脸肿。大衰退不

---

① 此诗有多重寓意，本属不可译的文体。上文是照字面意思勉强翻译的，恐怕不能充分传达原诗歌的内涵。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应当用多重眼光、从多个角度去看待事物，一元化的思想要不得。诗歌中提到了一些与欧美神话、传说相关的内容，上文又是节选，中国读者理解起来很困难。碍于篇幅所限，本书不便展开。如读者需进一步了解原诗的相关资料，不妨上网搜索查询。原诗为：

Now I a fourfold vision see  
And a fourfold vision is given to me  
'Tis fourfold in my supreme delight  
And three fold in soft Beulahs night  
And twofold Always. May God us keep  
From Single vision & Newton's sleep. ——译者注

光来自缺乏经济知识，也是由于太过沉溺于资本主义精神所致。自由市场的夺目光芒，蒙蔽了我们看待世界的其他方式。诚如奥斯卡·王尔德在 100 多年前所说，“如今这世道，人们知道样东西的价码，却不知其价值。”事实证明，价格是个反复无常的引路人：2008 年爆发了金融危机，同年，食品和油价亦出现危机，然而，我们似乎还是没办法看清这个世界的价值所在，只能靠着市场和价格这一不完美的透镜茫然摸索。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带我们陷入这一团乱的想法，不可能把我们拯救出来。叫人稍感宽慰的一点是，即便是一些最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也因为他们提出的不完善假设而倍感困扰。2008 年 10 月 24 日，艾伦·格林斯潘在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上，当着一整屋子的人承认自己的世界观破产，恐怕是一次最惨痛的自白吧。

格林斯潘，过去 20 年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是美国经济公认的掌门人。他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素来追随安·兰德（Ayn Rand）。兰德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基本上没什么名气，可哪怕她在 1982 年过世之后，其在美国的影响力也不减当年。她把利他主义视做“道德上的自相残杀”，并为自由市场的极端自由意志论（也即所谓的“客观主义”）大唱赞歌。格林斯潘拜倒在这一冒进的哲学观下，并因为行为风度和衣着打扮得了个“送葬人”的外号。格林斯潘选择到政府任职，那情形和反战分子参加军队差不多，老朋友们永远不肯原谅他的背叛。除了这一点，格林斯潘仍然秉持兰德的哲学观，相信利己主义能为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福祉，对它施加任何限制，都会导致灾难。

2008 年年底，美国国会传唤格林斯潘为金融危机作证。他在美

## 4 第一部分

### The Value of Nothing

联储主席职位上干了那么久，声望又那么高，国会想通过他了解到哪里出了岔子。刚开始宣读证词的时候，格林斯潘一脸疲惫，皮肤松弛下垂，就好像从前支撑着他的精气神全都耗尽了，但他逐渐恢复了常态。第一轮里，他把目标对准了先前接触的信息——要是输入信息没问题，经济模型应该能正常运作，预测也会更加准确。他这么说：

“价格模型的发明，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种价格模型，是衍生债券市场诞生的基础。这一当代风险管理方式，数十年来都运作如常。然而，去年夏天，这座知识的大厦垮塌了，因为输入风险管理模型的数据一般只涵盖了过去20年，这是一段经济繁荣昌盛的时期。可是，照我的判断，[倘若]模型能更妥当地……根据历史上经济萧条时期加以调整，资本要求会高得多，如今的金融行业也会因其塑造得更好。”<sup>1</sup>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垃圾论点：模型运作得很好，但相关的风险假设和数据纯粹建立在过去的繁荣时期之上，故此存在缺陷，相应地，得出的结论也错了。格林斯潘在陪审团里的老冤家，亨利·瓦克斯曼（Henry Waxman），逼他下了一个更深刻的结论。两人的对话颇值得玩味：

**瓦克斯曼：**我有个问题。你……有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你在自述中曾说，“我确实有着意识形态。我的判断是，到目前为止，自由的竞争市场是组织经济的最有效方式。我们试过调控，但没有一种特

别管用。”这是你的原话。你有权阻止导致次贷危机发生的高风险借贷。也有许多人建议你这么做。现在，我们的整个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你是否认为，是你的意识形态驱使你做出了现在追悔莫及的决定？

**格林斯潘：**嗯，回想起来，虽说……意识形态是……人应对现实的……一种概念性框架。人人都有意识形态。非有不可。要存在，你就得有意识形态。问题在于，这种意识形态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所说的是，没错，我发现了缺陷，我不知道它有多重要，也不知道它有多持久……这个事实让我感到很消沉……

**瓦克斯曼：**你发现了缺陷？

**格林斯潘：**我在模型中发现了一个缺陷。这么说吧，我以为这套模型是定义世界如何运作的关键功能性结构。

**瓦克斯曼：**换句话说，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并不正确，它没有效果。

**格林斯潘：**正是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支持了它 40 多年，掌握了相当多的证据，认为它运作得异常良好。

说得清楚些，这个缺陷可不是什么数据不可靠的小问题。也不是像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在作品《黑天鹅》（*Black Swan*）里讨论那种稍微大些的问题，也即未能将小概率突发性事件

考虑在内，这类事件，一旦发生，便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格林斯潘的缺陷更为根本，它歪曲了他对世界组织方式的认识，以及他对市场社会学的看法。犯这个错误的并不只有格林斯潘一个人。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以为市场有着自我稳定的本质，但这一看法“惨遭打击”。<sup>2</sup> 布什的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也无奈地耸了耸肩，照样爱莫能助，辞职下台了事。甚至，CNBC《疯钱》（*Mad Money*）节目的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都承认失败了——“看来，只有卡尔·马克思真正说对了啊。”<sup>3</sup>按市场的话来说，自由市场的推崇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自己“被纠正”了。

格林斯潘对错误程度的陈述，我们大多数人都应该看到了。随便翻翻金融媒体的社论，你便能发现无数篇跟他第一轮“招供”相吻合的分析。博学家们连篇累牍地讲着故事：如何错误地估计了风险的代价；调控缺失如何导致恐慌冲击了金融体系；薪酬结构怎样奖励那些有能力把金融风险往后拖延的交易师；自由市场理论家又是怎样取消了或许对眼下形势有帮助的跳闸政策。但这些全都是事后诸葛亮的反应。我们能够理解格林斯潘供词的真正含义吗？我不敢肯定。倘若事实证明，政府和经济的根本政策都存在问题，而又别无其他政策可以替代，这样的打击，可就真的太大了。

这就好像，一天早晨，你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蟑螂。<sup>4</sup>这是弗朗茨·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中的假设。小说第一段，年轻的销售员格里高·萨姆莎做了一夜的噩梦，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萨姆莎的反应很有启示意义，颇能说明咱们自己如今的处境。萨姆莎发现自己成了甲虫之后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尖叫着冲出房间，不曾思考一切的来龙去脉，也不想变成甲虫意味着什

么，更没去捉摸自己明天又会变成什么。他的反应基本上是这样：“可怜的我啊！我还能保住工作吗？”

这分明就是我们面对这场经济危机的反应嘛。

尽管没人醒来变成了虫子，可我们所有人都落进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里，从前说是对咱们有利的东西，统统走到了对立面。

格林斯潘的“缺陷”引发了深远的回响：充分理解这一缺陷，意味着要彻底重估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光要重新找个港口，停泊自己对社会、对经济的期待，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本性，还需要另寻一套调控商品及服务交换的不同意识形态。

在格林斯潘的世界里，市场承载着沉重的意识形态意义。市场提供了观察、了解我们小小地球集体欲望和资源的一条途径。这是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经济哲学，市场是人们沟通需求和欲望的触须。科幻小说迷对这一套早就很熟悉了。在《黑客帝国》里，解放了的人类（和追捕他们的程序）可以看到世界的原形态：一场数字和符号的瓢泼大雨。绿色的字符在一连串显示中留下了逐渐隐灭的痕迹，象征简化的细节，也即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这既是科学幻想，也是经济事实。全球金融交易所的万物之主们死盯着显示器上一闪而过的数据，视线在一台台电脑屏幕间跳跃，想要看穿这个世界，洞悉利润的来源。《黑客帝国》里的这些符号是真实世界的模拟，它们固然揭示现实，但为其隐匿的现实却更多。麻烦的是，这些靠不住的数码玩意儿，俨然成了当代商业剧目的重要道具。

回想一下大众汽车的命运吧。2008年10月底，它一辆车都不卖，就在转眼间成了全世界最具价值的企业。当时经济尚呈自由落体运动，股市中的操盘手们对大众的前途并不看好。他们盯着电脑

## 8 第一部分

### The Value of Nothing

屏幕，得出结论：和其他所有汽车制造商一样，大众马上要面临艰难时刻。倘若你是个经纪人，认准了股价只会跌。那么你趁机捞钱的一种做法，就是今天把大众的股票卖了，等它价格跌的时候再买进。由于你不会把大众的股票揣在兜里等它跌，你会跑去求助于机构投资者。你按某个价格借来他们的股票，许诺很快给他们回报。机构投资者很高兴，因为他们把股票借出去就能赚钱，到时候还能把股票完完整整地收回来。你也很高兴，因为你可以卖出股票，等价格跌了再把它买回来。等你赚了钱，不光能付给机构投资者，还挣回了一艘新游艇。这种做法，叫做“卖空”。

问题在于，大众的对头保时捷无声无息地开始收购大众的股票，打算买下该公司 75% 的股票。等保时捷秘密的收购行动曝光，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供买卖的大众股票了。由于保时捷吸光了所有的股票，大众的价格没有跌。经纪人们把借来的股票卖给了保时捷，而保时捷却宣布自己要持有这部分股票。经纪人慌了。这就造成了“空头逼仓”，也就是投资者希望挽回先前下的赌。他们以为大众跟其他汽车企业一样，在萧条时节股价会下跌。可等局势明朗下来，哪怕大众在汽车市场上搞得不怎么样，股价却还是坚挺如初，投机的家伙们又赶紧买入，想抢在它价格涨得更高之前占个先机。

两相结合，大众的股价涨得更高了。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进入了德国证券交易所最大企业的 DAX 30 指数。这引发了另一波买入狂潮，不光股市赌徒们买，保守的机构投资者也在买。比方说，养老基金在投资上一贯是着眼于长期回报率的；较之冒险赌博，他们更倾向于缓慢而保险的渐进式财富积累。他们保持投资组合平稳行驶的一个办法，是只买蓝筹股。这一类企业的股票，受股市震荡的影响最小。这一类的企业，属于上市交易企业里最拔尖的几十家

（就比方说头 30 家吧）。既然大众进了 DAX 30 的行列，机构投资者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要买它。于是，只要市场有大众股票出卖，他们什么价都给。结果怎么样呢？短短一个星期，大众的股票从每股 200 欧元涨到了 1 000 欧元——公司市值增了 3 000 亿欧元，（相当于 2 440 亿英镑；3 860 亿美元）。猛地一下，大众变得比埃克森美孚公司还要大（埃克森美孚当时的账面价值仅为 3 430 亿美元）。而实现是，直到这一点，大众公司本身连个小指头都没动一下。

最终结果是，DAX 的规则做了调整，股价稳定下来。2009 年，大众反客为主，买下了保时捷。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些结论：这是机构投资者在脱下裤子时被逮了个正着，他们对市场规模的信息掌握不充分，短期和长期博弈的规则错综迷离。但且慢，让我们靠近些来看。为故事的这一版本担保的，是一个概念性结构，事实上，所有过剩与崩溃的故事背后都藏着它的身影。泡沫这个概念，建立在如下的前提之上：泡沫破灭的时候，事情会归于常态，此时价格所反映的价值更为准确。每一轮的繁荣与萧条过后，人们都这么讲，从 1720 年的南海泡沫，一直讲到了 2008 年房地产崩盘。人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最终会回到正常状态——但这只是一种多数人的看法，以为泡沫是市场估价标准（且成功）程序的例外情况。可要像格林斯潘暗示的那样，这些程序本身就存在缺陷，我们回归常态的信念可就放错了地方——因为咱们脚下从来就不曾有过坚实的根基。

某样东西的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背离，这种背离经济学家是修正不了的，因为这是“利润驱动价格”概念里固有的问题。对于这一差距，我们早就产生了不安、不舒服的直觉。万事达信用卡的广告那么有意思，靠的就是价格的不确定性。你知道它是怎么说

的——高尔夫球场使用费：240 美元；教练费：50 美元；高尔夫球杆：110 美元；享受乐趣：无价。不过，更深层次的笑话是这样：一种东西的价格根本不能衡量它的价值。这个棘手的直觉变成了搞笑的事儿。外星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价格竞猜》（*The Price Is Right*）这样一个节目，利用了事物价值混乱的漏洞，却在几十个国家颇受欢迎。节目主持人会向观众展示若干种不同的耐用消费品，并请他们猜每种商品的零售价。令人叫绝的是，正确地猜中这样东西有多有用，或者它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并不能赢——价格往往说明不了一样东西的用处和真实生产成本。你得本能地猜到企业相信你愿意付多少钱，这样才能赢。

在基金管理的世界中，事物价值中存在的系统化混乱，让一部分人大发横财。交易员的薪水跟他们承担的预期风险回报率挂钩，所谓的“阿尔法”带来了回报。就拿投硬币打赌来说吧，假设赔率是 2:1。我赌 1 美元我能扔出人头来，每回我扔出了人头，我可以得到 2 美元。从长远来看，我能赚 1 美元，因为我扔出人头的机会只有一半，倘若扔出字，我要赔 1 美元。但要是我能从这个赌局里赚 1.5 美元，我就能弄出魔法来。这种魔法以奖金和加薪的形式变成了我揣进兜里的硬币。这是一个很难停得下来的鬼把戏，因为要在基金管理中创造附加价值，方法并不太多——我可以选择绩效超过预期，价格却被人低估的股票；我可以进行创新，改变游戏规则；我可以创造机构投资者有可能喜欢的定制资产。这样一来，虽然我们预见到“阿尔法”并不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可在赚钱欲望的驱使下，很多人把赌注下在一些持续产生良好回报的东西上，创造出“阿尔法”的假象，只可惜这些东西天然地存在带来庞大损失的可能性，尽管几率很小。要是考虑到预期的损失价值，阿尔法就

没了。可要是忽略风险，奖金就源源不断地来了。把持经济的兄弟会趁着监管不善捞钱，一赚就是好几十亿美元。他们靠着使用一种“按模型定价”的财会手法，“预料”到了将来会出现的结果，并因此得到了高薪。从实质上看，这种财会手法允许他们把明天的预期收入体现在今天的账面上。<sup>5</sup>他们还说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市场知道得最清楚”。

“市场知道得最清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信仰理念，人们做了大量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努力，才把它变成了政府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认为市场很精明的想法，来自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最初由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它为金融家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俨然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阿特拉斯耸耸肩》<sup>①</sup>，只不过有更多的方程式。

该假说指出，金融资产的价格反映了市场对其当前和未来前景所知的一切。这并不是说，价格其实反映了该金融资产的未来绩效——相反，它的意思是，价格反映了人们信心的现状，也即人们对未来绩效是好是坏几率的看法。价格涉及打赌。诚如我们现在所知，市场的几率之眼近视得可怕，但该假说却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会觉得以下笑话有意思：

问：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答：一个也不需要。要是那个灯泡该换，市场早就把它搞定了。

---

① Atlas Shrugged，安·兰德的小说，在美国极受欢迎。——译者注

有效市场假说的问题是，它行不通。倘若它不假，那么人就不会有动机投资搞研究，因为市场会凭借魔法击败你。1980年，经济学家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证明了这一点，数百次后继研究也指出，该假说不切实际，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尤金·法玛本人所写。<sup>6</sup>市场的行为，有可能不讲什么道理——投资者竞相追捧一只股票，把它的价值炒得跟市面上交易的股票完全没有关系。<sup>7</sup>

尽管有充分的经济证据证明有效市场假说站不住脚，它却在政府里面大行其道。<sup>8</sup>许多人都发现它是个用起来很方便的假话，不仅艾伦·格林斯潘一个。迫使监管机构按假设成立的方式行事，投资者可以投入超级大的赌注。有一段时间，票子滚滚而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时报》感到应该按月发行一份副刊，名为《如何花钱》，帮助越来越富裕的读者们卸下金钱的负担。过去10年繁荣的魔法也触及了中产阶级，他们通过房市跳入了这波泡沫。而房市，把住房变成了金融资产，并进一步变成了金融菜板上的鱼肉。但是普通业主没法像银行那样散布影响：由于政府承诺会收拾残局，而且言出必行，金融部门大肆狂欢。就算金融家下的赌注破坏了系统，他们从烂赌注里赚到的利润却纹丝不动：利润为私人所有，风险却是社会承担。他们的财富搞得整个世界大伤筋骨，可在对冲基金经理们眼里，却是2009年排得上收成最好的前三名。按乔治·索罗斯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危机，”高盛的员工有望拿到公司成立140年来最丰厚的奖金。<sup>9</sup>

这种情况表明，“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为根本无关市场的活动做了伪装。高盛公司的员工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的公司耍弄了一些明显不属于市场的把戏。《滚石》杂志的记者玛特·泰比（Matt